

【自然札记】

窗前春鸠鸣

□高祥

杏花在院子里绽放的时候，斑鸠就在我的窗外低鸣了。

最初是在清晨，它隔着窗子喊我起床。“咕咕咕”“咕咕咕”……似乎在压着嗓子，声音低沉而柔婉，又带着一种哑哑的、憨憨的执着，一串连着一串，循环往复，非要把我叫醒不可。

披衣下床，打开窗帘，去找这位不速之客。彼时，它站在窗台上，脖子一鼓一鼓的，正在发表演说呢。每吐出一串音符，头就跟着向前一点，身子也跟着往前一探，像在鞠躬。它的羽毛是灰褐色的，颈间围着一圈细碎的黑白斑点，像系着一条珍珠织就的围脖。

许是察觉了帘子的动静，它住了声，警惕地扭过头来。黑豆似的眼睛与我对视了一番，便展开翅膀扑棱棱地飞走了，在空中划出一道晨光里的暗影。

我推开窗，早春的晨气扑面而来，凉丝丝的，带着些湿润。那远去的斑鸠，早已落在对面楼顶上，又“咕咕咕”地叫起来。这一叫，便引来了别处的应和。东边，西边，远远近近，一时都是这执着的“咕咕”声，此起彼伏，像是商量好了，要在这个清晨，一齐把春天唤醒。

斑鸠的叫声，小时候在老家是听惯了。老家山里的春天，来得比城里稍晚一些。山阴处还有残雪未消，阳坡上的草芽就开始探头探脑。这时候，斑鸠声就响起来了。

斑鸠不像燕子那样在屋檐下筑巢，也不像麻雀那样钻墙洞瓦缝，而是躲在村西的那片槐树林里，“咕咕咕”地叫着。那声音传得远，我们在山坡上放牛，能听见；在院子里写作业，也能听见。

娘说，那是“山咕咕”在叫，叫的是“咕咕咕，种棒子”。听它鸣叫，我们便知道，该收拾犁耙，准备播种了。

那时的斑鸠，似乎比现在多得多。黄昏时分，常能看见它们一只只落在地上，和鸡鸭争抢谷粒。我们这些孩子，便蹑手蹑脚想要靠近。可还没走出几步，它们就“呼啦”一声全飞起来，翅膀扇着风，沉沉地，一齐飞到树上去。然后，它们又恢复了那副憨态可掬的样子，“咕咕咕”地叫着，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长大后读到《诗经》，见《卫风·氓》里有“于嗟鸠兮，无食桑葚”的句子，说斑鸠吃多了桑葚会醉，觉得古人观察得真细。又读曹植的《赠徐干》，有“春鸠鸣飞栋，流飙激椽轩”

之句，想来那时的春鸠，也是这般飞来飞去，“咕咕咕”地叫着春光吧。

再后来读王维的《春中田园作》，开篇便是“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寥寥十个字，便勾勒出田园里的春天。诗人听见屋上的鸠鸣，看见村边的杏花，想起“持斧伐远扬，荷锄觐泉脉”的农事，突然又想起远方的游子，忍不住惆怅挂念起来。

——千百年来，这春鸠的叫声，似乎一直都是这样。伴着杏花，伴着农事，伴着游子的乡愁，伴着家人的牵念，一声一声、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中午，窗外斑鸠的“咕咕”声似乎又密了些。我探头望去，对面楼顶上，落着好几只斑鸠。它们或伏或立，有的在梳理羽毛，有的只是安静地待着，偶尔发出一两声低鸣。

忽然想起一件事。前些年回老家给娘上坟，发现村西那片槐树林被砍光了，改种成了速生杨。杨树整整齐齐的，一排排排得笔直，却没有槐树林那种杂乱的、野性的生机。家里人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原来朝夕相伴的斑鸠几乎看不见了，那熟悉的“咕咕”声也听得少了。

我不知道眼前这些斑鸠，是不是从老家的槐树林流浪而来。它们选择在这座城市落脚，一早到我的窗前啼鸣，大约也是觉得，投奔旧识，好有一个安身之处吧。

下午，那斑鸠又来了。这次不是一只，而是两只。它们并排蹲在窗台上，挨得很近，“咕咕咕”地对着鸣叫，像是在互诉衷肠。

叫了一阵，其中一只飞走了，落在院里的杏树下。很快，另一只也跟着飞了过去。它们在树下的草地上踱步，不时低头啄食着什么。草色已经转绿了。它们灰扑扑的身影，就在那绿意间穿行，竟也显得那么妥帖，那么自在。

我站在窗前，盯着它们，听着它们的“咕咕”声，心里忽然安静下来。这些年，在城市里奔走，看惯了高楼大厦，听惯了车马喧嚣，平时很少听到斑鸠的啼鸣——像小时候在老家听到的那样，不慌不忙，余味悠长……

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两只斑鸠不知道从哪儿又飞了回来，落在院子里的杏树上。暮色渐浓，它们的身影融进一树杏花里，几乎辨不清了。只有那“咕咕咕”的叫声，还一声接一声传来，渐渐零落，直到沉默。

明天一早，它们还会到我的窗前来吗？如果它们再来，会不会告诉我一些老家的消息？这样想着，心里便生起了一个期待……

【人生旅途】

外婆的太平洋

□邢凯

推开堂屋木门，正午阳光斜落在墙面的世界地图上。那片代表太平洋的蓝色被晒得微褪，泛着旧时光里暖暖的光。

这是外婆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供销社买来的旧地图，边角磨出细毛边。右下角“比例尺1:33000000”的字迹已然模糊，外婆不介意，她只知这张纸能装下我要去的山东。那年秋天台风刚过琼州海峡，院里杨桃树上坠满青果，外婆搬竹凳坐于墙根，握着半新的圆珠笔在地图上反复摩挲寻找。后来我才看见，她把山东标错了，在想象中的黄土高原边缘画了朵歪扭的五瓣小花，旁边写着“干燥，多喝水”。

外婆这辈子没离开过县城，最远只坐四十分钟大巴去市椰子加工厂看过成片青皮椰子被机器剖开，椰汁顺着铁皮槽淌成白色溪流。可如今，她总对着地图出神，布满老年斑的手指沿铁路线缓缓移动，似在抚摸我必经的火车道。视频时，巷口清补凉摊的叫卖声常从背景里传来，镜头掠过地图的刹那，我瞥见她“敦煌”旁画了只小骆驼，在“漠河”下方写着“天太冷了，不要去了”。那些歪扭笔画里，藏着她对遥远北方最真挚的担忧，和仅靠想象拼凑的牵挂。

第一次视频时，外婆盯着屏幕皱着眉问：“你们那边太阳从哪个方向升？”我说和家里一样是东方。她却摇头反驳，总觉得到了北方，太阳就该从北边升起。没过几天，她又问街上有没有清补凉卖。我忽然想起，从前每个傍晚她都蹲在巷口小摊前，为我捧回加了椰奶的清补凉，椰肉脆甜，糖水润喉。我告诉她学校附近有冰镇绿豆汤，她点点头轻声说“那就好”，生怕我夜里热得难眠。

去年国庆回家，我给外婆带了个地球仪。她颤抖着抚摸球体的圆滑，手指在我所在的城市位置反复摩挲，忽然小声呢喃：“你坐了这么久的车……这么远啊。”夜里她把地球仪放

在床头，每半小时就开灯看一眼，仿佛那是指引我归途的海上浮标。小时候放学回家，外婆总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包椰子糖，糖纸被体温焐软，剥开后甜味却浓得化不开。那时她不懂地图，只知我要去的地方极远，要坐很久的火车。她把我的列车次数记在小本子上，日日翻着日历数日期。

去年冬天下第一场雪，我拍了段视频发给她——雪花落在城墙上，似撒了层绵白糖。她立刻发来语音，语气急促：“快穿羽绒服！围好围巾！”我笑着连声应下。挂了电话，屏幕暗下去的瞬间，眼泪猝不及防滚落。她不知道这里有暖气，出门我会穿防风外套，只牢牢记得地图上“干燥多喝水”的叮嘱，用自己的方式，为我在异乡的日子添上暖意。

前几日视频，她指着地图上的四川盆地：“你看这里，离你不远吧？”我笑说相距甚远。她却固执地摇头：“都在这张纸上，不远的。”她的手抚过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我忽然懂了——在她心里，世界从无经纬度的束缚，只有我的坐标，和一个个藏着牵挂的温暖注脚。

昨天她发来语音，背景里是集市的人声鼎沸：“新鲜椰子上市了，给你留了两个，等你回来喝。”带着海南口音的普通话格外亲切。我仿佛看见她在摊位前细细挑选，挑出最圆润的那两个，如同在心头拣出两颗最亮的星。

夜里我做了个梦，回到儿时小院。外婆坐在竹椅上，握着那张旧地图，在我的名字旁画了颗星星。窗外椰子树沙沙作响，像她在耳边轻声说：“无论你去哪里，都在我心里。”

最深的爱从不需要复杂的地图指引，外婆用全部的认知与牵挂，为我手绘了一幅直达心灵的地图。这张图没有经纬线，只有一条清晰的路——从她跳动的心房，通往我的心跳。这条路，永远温暖明亮，如同正午阳光斜落在旧地图上，那片褪了色的、暖洋洋的太平洋。

【步履寻章】

不怪枣核

□曹化君

屋外又传来“枣卷枣卷”的叫卖声，想起小时候吃枣卷的事情。

我喜欢吃枣卷，母亲隔三差五就蒸。

母亲蒸枣卷不去枣核，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试探着咬一口，嚼一下，触到枣核，牙齿三下两下就把它弄出来了，噗！吐出去，反倒成了一种乐趣。

一天，母亲又蒸了枣卷。我从筐里拿一个，试探着咬一口，嚼一下，再试探着咬一口，嚼一下，试探着吃完了一整个枣卷，没一个枣核，没嚼一下，竟觉得少了些许趣味。

我问母亲枣卷为什么没有枣核，母亲说，前院大娘家的二妮吃饭吃出一粒沙子，牙齿都咯出血了，所以她把枣核去掉了。又说，以后再蒸

枣卷都把枣核去掉。

慢慢地，我习惯了没有枣核的枣卷，就像吃馒头，无所顾忌地咬，无所顾忌地嚼。

那天，我正大口大口吃枣卷，突然嘎嘣一声，牙齿被电击了似的生疼。我哎哟着把吐出来的一粒枣核拿给母亲并埋怨她马虎。母亲歉然地说，下次给枣去核时一定仔细些，一颗也不漏。

母亲蒸了多年有枣核的枣卷，从没咯到过我的牙齿，咯疼我牙齿的却是母亲蒸的没有枣核的枣卷。如今想来，当年不该怪罪母亲，因为，咯疼我牙齿的其实不是枣核，而是我的惯性思维。

想到人生，让人栽跟头的从来不是泥泞和崎岖，而是人的麻木。葆有一颗警醒心，与时俱进，便会拥有一个妙趣无穷的人生。